

中世纪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向来是学者研究的课题，今天本文会以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的贸易以及不同部落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塞尔柱与蒙古突厥人

人们往往认为对拜占庭边境领土安纳托利亚的征服给拜占庭帝国沉重一击，因为这导致了人口稠密、相当繁荣的行省的丢失。

当然，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继承了一块正在孕育繁荣的地区。

11世纪晚期及12世纪，塞尔柱领土迅速扩张，通过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重要贸易路线往外延伸小亚细亚地区一股重要的新兴力量的存在使得外国商人、特别是意大利人开始探索进入塞尔柱土地的路线：西方商人不愿意他们的某一地区与对他们的船只和商队有敌对行为的地区相邻，也不愿意供应他们商品。



工业生活生气勃勃：在阿克塞雷和土库曼人的村庄繁忙地编织着大量厚重的纺织品，包括结节地毯——很可能是突厥人给安纳托利亚带入了先进的地毯织造方法。银、明矾、铁得到了开采，它们都吸引着东西方的外国商人。

安纳托利亚的羊毛非常有名，土耳其牧羊人生产的羊毛量超过了拜占庭。因此，与

10世纪及11世纪早期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贸易还不是那么重要。

相反，到13世纪这里变成了重要的生产中心。

卡恩评论说拜占庭时期小亚细亚的贸易特征与塞尔柱小亚细亚有明显的不同：有关拜占庭时期的贸易，他写道：“就它穿过其领土而言，它虽经过了个国家但与它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害关系。”

旧的沙漠商路有它的目的地，一个是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就是叙利亚的穆斯林区、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它们都有支线通向高加索。但是到12世纪末期，这些路线使用得更为频繁了，并且产生了新的支线。



1201~1202年，它有两个巴扎，一个“旧”巴扎和一个“新”巴扎的；塔布里兹和土著土耳其商人经常光顾这里。第三贸易中心是安塔利亚港口，它是土耳其进入地中海的主要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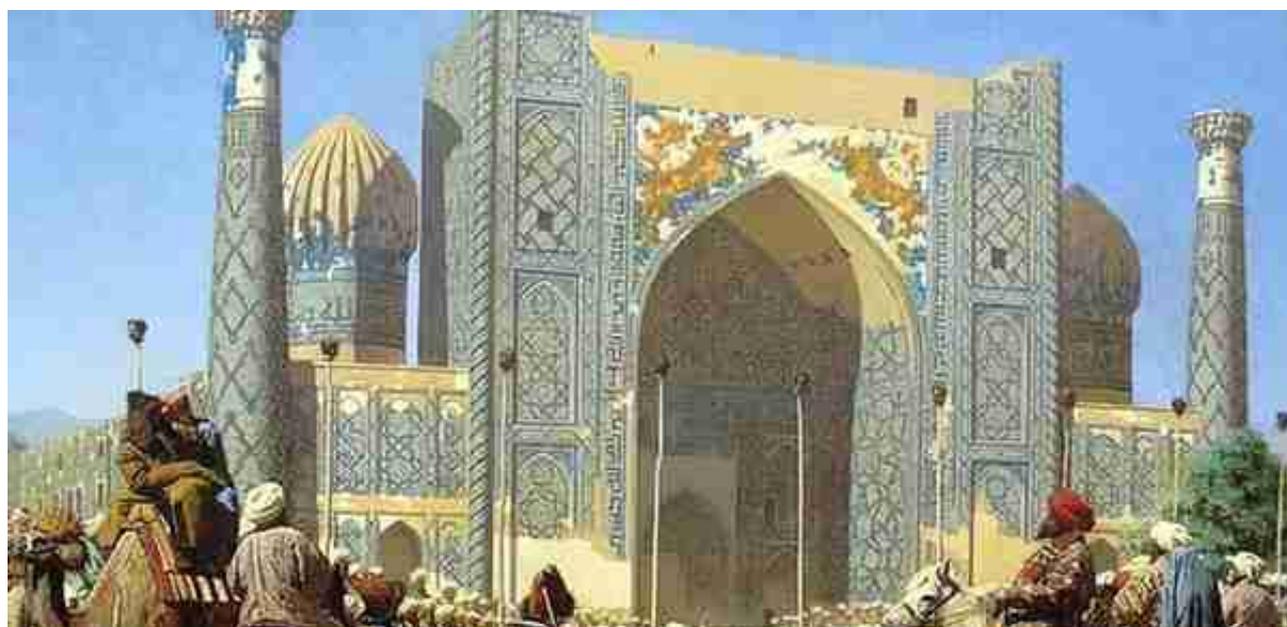
它的繁荣吸引了野心勃勃的托斯卡纳冒险家阿尔多布兰迪尼，他在1205年夺取了它并进行了短期的统治。

由于与塞尔柱的贸易协议，1220年威尼斯人在安塔利亚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安塔利亚也拥有本地商人社区；他们在黑海及奇里乞亚很有名，在那里，利昂亚美尼亚基督教王国是东安纳托利亚城镇和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的中间地带。

科尼亚、安塔利亚与奇里乞亚有水路相连，这些地方的旅店——甚至建立在遥远的乡村——大大地便利了黑海向地中海的商旅活动。

塞尔柱统治者的铸币提供了土耳其经济约在1200年进入了一个繁荣期的证据。

事实上，早期的塞尔柱统治者仅发行非常有限的铜铸币，12世纪晚期在吉里奇·阿斯拉姆二世时才有第一枚银币，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才出现金币。



因此，在拜占庭时期，这个地区的地位开始逆转，只是作为一个通道而没专门人为它前来。

而且，新的比较容易通行的从黑海北部穿过俄罗斯大草原到中国的东方贸易路线的开通分散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贸易；但是到13世纪末期，俄罗斯金帐汗国与波斯艾尔可汗的斗争意味着进入伊朗最安全的路线是通过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诸侯国，它们承认艾尔可汗的宗主国地位。

来自艾尔可汗王国的商人向东到安纳托利亚，甚至搭乘意大利商船——毫无疑问更多的是到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不是热那亚或威尼斯。

因此，蒙古统治期间，安纳托利亚的贸易繁荣并没有急剧衰落，贸易的部分重新转向土耳其现有城市的损害也没有那么大。



13世纪，一个叫桑吉米格纳诺的商人消失于“土奇亚”，而他更为谨慎的同伙没有越过穆斯林叙利亚一步；他寻找的也许是明矾。

更难估计的是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与伊朗关系的重要性。粗略地看一下塞尔柱安纳托利亚的文化——它的艺术和建筑——就知道波斯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强大；土耳其和波斯陶器某些风格的酷似表明了陶器贸易的活跃。

当到安纳托利亚的西方来客越来越不愿意踏上这条到塔布里兹和波斯的路线时，这些接触在14世纪获得了额外的价值；因此在诸如纺织品和陶器等商品的供应上，他们更加依赖于土耳其中间人。

活跃的明矾贸易以及与伊朗的紧密联系的确表明在塞尔柱仍然继续有大量的本地商人存在，他们是连接卡拉海达和安纳托利亚内陆到腓卡亚、奇里乞亚和黑海贸易的枢纽。



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圣地实际上可能促进了某些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工业发展：从摩苏尔和巴格达的优质布料——地方特产，就像最早的一种薄而细的棉布——被带入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而在这些地方还可找到阿卡的拉丁人。

另一方面，这种贸易联系在13世纪晚期崩溃，1291年后在马木路克们统治下阿卡开始急剧衰落；但困难甚至早在1258年就出现了，那时蒙古将军旭烈兀征服了巴格达并且将伊拉克作为艾尔可汗的一个边疆省。

繁重的税收，大屠杀及大规模的移民消耗了伊拉克城市的经济元气，并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严重下降。

14世纪中期，巴格达的大部分被放弃了；而且，哈里发从前的首都不再是大宫廷的中心，它曾吸引了许多远方而来的奢侈品并对地方市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夸大蒙古征服所导致的罪恶是错误的。



塔布里兹榨干了波斯湾所有的印度尼西亚香料；这些香料现在直接运到塔布里兹而不是巴格达、巴士拉及其他古代贸易中心。结果塔布里兹吸引了西方商人的兴趣，艾尔可汗热烈地鼓励他们的到来。

跨过座座高山，绕过凡湖的贸易路线与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紧密相连；而且，既然意大利人在奇里乞亚安居乐业，他们对艾尔可汗给予的贸易条约做出反应就没什么奇怪的——1320年当威尼斯制定贸易条约时，它仍很关心波斯。

而且意大利欢迎的不仅是在伊朗的贸易机会，而且还包括向北向东辐射开来到达中国和印度的整条贸易路线所带来的贸易机会。

14世纪初期，就有意大利人去德里。热那亚人试图在里海建立船队并且鼓励艾尔可汗阿尔袞袭击亚丁，切断联系埃及与印度的路线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热那亚的计划没成功，但艾尔可汗确实能以不同的方式对红海贸易进行干预。



波斯湾珍珠仍然有特别的吸引力。霍尔木兹一直从印度尼西亚诸岛与伊斯兰中部地区之间的海运中获益。连接阿塞拜疆与伊拉克和阿勒颇或大马士革的贸易路线交通繁忙，尽管土库曼和马木路克恢复外交关系促进了伊拉克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

波斯的生丝与纺织品特别有名。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伊拉克继续将其商品运向东西方贸易路线，但它不再横跨主要贸易路线；伊拉克位于从波斯到奇里乞亚和黑海的陆上商路的南面，而位于海上航运路线的北部，这条海路仅擦其边界而过。阿斯托评论说：“伊拉克在近东贸易中份额的不断下降导致了城市的萎缩。”

除此之外，伊朗充满活力的纺织品生产者的竞争损坏了伊拉克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曾占领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萎缩不仅仅是因为贸易路线的转移。1347年淋巴腺鼠疫的到来摧毁了巴格达。在其他地方，由于14世纪晚期及15世纪一波接一波的鼠疫也使得人口无法恢复。



伊拉克经济的衰落表明14、15世纪整个穆斯林地区存在广泛的经济危机。近东在1300年前已经丧失了其相对于意大利、加泰罗尼亚和佛兰德纺织厂的技术优势；甚至近东的农业技能都下降了，而这种农业技能却在伦巴第、荷兰以及其他西方地区找到了发展的基础。

马木路克、蒙古和托斯卡纳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严重抑制了技术创新并且，限制了投资机会。为了支持开罗或塔布里兹宫廷脆弱的财政，富裕商人的财富被定期充公。

结果，商人把精力集中于产业可预期收益的直接贸易企业，而且他们往往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商业投资。

穆斯林世界国家垄断的不断增长使得投资私人所有的制造场没有吸引力，因为许多生产部门归政府管理，并且原材料的供应如珍贵染料需要通过许多政府机构协商才能得到。

因此，商人强烈地倾向高消费——维持较高的生活标准而不是把资本积累下来以发展新的重要项目。